

小时候，我家住的那处院子也真是深沉阔大，院门只开在北边，那两扇院门亦是阔大，关时要两个人同时推动，刚刚住进那个院子，那两扇大门日夜都要关拢，“吱呀”推动，“啞啞”关定，大门上开一个小门，小门便轻便许多，夜里有人出入，只须轻轻开合。院子的南边原来亦有两扇门，后来却被工人用青砖封死，院子东，是东边三排，西边倒是五排，每排皆有七户人家，晚饭时节，家家炒菜煮饭，炊烟从屋顶漫上去，又再平下去，平地便有烟岚之气。这是夏日，院子东边只是一道护城河，河边长两排青杨，每到黄昏时，树上栖落鸟雀成百上千，叫声稠密响亮，到得满天星斗出来，鸟雀的叫声始悄然寂然，及至天亮，鸟雀的叫声复又密匝匝响起，聒噪中竟

有说不出的喜气，因为这是早上，比别的时辰清亮。青杨树矮的那一排是味道古怪的紫穗槐。只那紫穗槐，开花时节紫让人眼睛发亮，紫花间又有碎碎的黄蕊，花虽小，却一时明艳无比，且有尊贵气，虽是草木，却锦绣之质。从我家住的大院子出

土炕帖

王祥夫

去，往东，便是护城河，古时的筑城，极是懂得怎样节省人力物力，取土只在城下，取出的土用来筑城，而取过土的那一道壕沟便是护城河。

其实，我是想说土炕的，因为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忽然就让人想念起土炕来了。那时候，家家都是土炕，几乎没有睡床

夜忽然狠地一凉，连窗外那几只虫子也都不再拼命似的叫了，而它们一向是最爱好拼命的。

我说，你把窗子关起来吧，天太凉了。你听不见虫子都已经不叫了么。

伊却嘲笑我，说“虫子叫也听，虫子不叫也要听”。然后继续在大开的窗子前流连，光着两面膀子贪凉。

第二天，虫声又热闹起来。因为天复又热了，伊却吵着要关窗子，伊正流着涕，四面寻药，伊感冒了。

我却把窗外的虫声复又听起来。

那虫声言而又止，止而复言。听之既久，那“言”的部分便渐渐熟了，你甚至可以借此想象一张虫子暗处的脸孔，而“止”的部分却始终讳莫如深——它止于当止，亦止于不当止，兴之所至，意有所趋时，它便忽然而止。这虫声里“止”的部分，使窗后的静听者更有兴趣。那片刻的停顿里，有期待，有玄想，带着秋虫浅浅的呼吸与沉思。

嗯，沉思，这夜里的秋虫，是在沉思的间隙磕弄出微弱却清晰的响动。

而第二天近午时分，窗外忽然出现一个戴护目镜除草的人。在茂密的草丛中，他两手摆动一个扫雷器一般的机械，噪声很大。他的出现，解释了半个上午外面噪声不断的原因，我一向特别烦恨身边有噪声，但因为是除草，我就大开了窗户，站起来认真地闻一闻。

秋草的气息，隔窗闻去却是很淡，且很久才可闻到一息。完全不似春天时，草香来得那么迅速，那么浓郁，那么持久。今年春时，我跟在园林工人身后，闻他用切草机刚刚推过的一丛从金叶女贞，那种甜香真是好闻，呼吸之间，让人念起去年此处紫藤架上的种种忧愁。而眼前的窗下，秋草虽茂，气味似若有若无，只从鼻前过一过便没有了，真的一丝都没有，让人感觉寂寞。

更寂寞的是，草丛被齐根切掉之后，夜来窗下就没了虫鸣。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只是远了，很远了，朝外循着望一望，许久都只见南天那颗冷淡淡的星。

我爱听虫声，尤其是秋夜。心情好时，守在家里，风啊雨啊，都不让人难受，那夜似乎就值得百般珍惜，那窗下的虫声，就可让人忘掉远处的隐隐雷响，贴着窗去雨声风声里找它。而心情不好时，也爱守在家里，那窗外虫声，却让你恨。你恨它叫得那么自由，那么欢畅，那么嚣张，但那真正是它的自由、它的欢畅、它的嚣张，除了牙根儿痒痒，你还能怎样？

“最是风雨借良夜，虫声殷勤压雷听”，“心酸恨虫鸣，叶黄怨秋声”，似乎都是我自己在虫鸣里写出的旧句，认真想一想却又不敢认。

当虫鸣没有了，你在虫鸣声里曾想到的那些，都像前生。而当虫鸣再起，你却是在另一生里。

谁也不好认谁。只怕虫声里认错了，就再也回不来。

的人家。炕的好在于不会你一有动静它就吱呀作响。一条大炕上一般能睡五六个人，五六条褥子铺开，五六条被子也铺好，冬天的时候，炕火是必须要烧的，所以，即使是数九寒天，睡在上边也是暖和和的。这样的土炕，一般分南炕和北炕，南炕就在屋子的南边，太阳整天都能照在炕上，北炕自然是在屋子的北边，一般来说，炕的面积要占到屋子的三分之一。也有一间屋子里有两条炕的，叫南北炕，这样一来，屋子中间的地方就小多了。

一间屋里有两条大炕的人家一般是人口多，比如说，老父母睡南炕，孩子或两小口睡北炕，拉灭灯，谁也不知道对面炕上在做什么，好在炕不像床会发出什么响动来，这个你是知道的。古时候的人洞房，简直就不能想象里边是一张床，最好的洞房我以为应该是陕北的那种窑洞。窑洞是圆顶，炕照例是要占到整个窑洞的三分之一，外面下着雪，刮着风，你睡在这样的窑洞里的炕上，那该是多么温暖，多么惬意。在北方，最小的炕是那种叫做“棋盘炕”的小炕。这种炕一般都在堂屋里，它只占堂屋的一个小角，这个小炕一般都是和灶相连接，北方的土灶一般都是两个灶孔，前边在炒菜，后边的那一个灶孔上的小米粥正在咕嘟着，或者是正在煮着一小锅砖茶，满屋子的砖茶味，砖茶是什么味儿，还真不好说。这样的炕上可以放一张不那么太大的饭桌，一家人坐在上边吃饭是很合适的，但你必须要

学会盘腿，一顿饭吃一个钟头，你得盘一个钟头的腿，要是喝酒，而且是喝慢酒，比如从晚上六点喝到十点，你得盘四个钟头的腿，这是要有功夫的。晚上这样的炕上要睡人的话也只能睡一个人或两个人。在北方，客人来了，主人便会马上说，上炕上炕，脱鞋上炕。这是多么亲切的一句话。可现在是听不到了。因为即使是在北方，现在人们也很少睡炕了。

那一年，金宇澄从上海来我家，记得他说，你要是想在屋子里盘一条小炕

面对有时奔腾喧嚣，有时风平浪静的生活大河，好作家驾驭着语言之舟，在起伏奔涌的浪潮中，探究着复杂的人性。唐颖既有一种展开人生重大命题的勇气，也有细致深入地审视人性的能力。

继“双城系列”之后，唐颖又推出了《和你一起读卡佛》《隔离带》中短篇小说集。她擅长沿着小说的情节，深入两性的情感空间：情感流动在人物生命中，流向了人物抵达的异域，她以小说之光追踪着，摄下了人物、情感在异域留下的种种影像。异域是现代人生生活空间的拓展，也是情感生长的飞地，异域在人生经历之中，又在寻常重复的经验之外，情感在异域会生成怎样的影像？

从《阴影》《烈饮》《玻璃墙》《和你一起读卡佛》这些作品中，我读到了异域的故事，他们偶然的相遇，短暂的交往，不同的文化背景，陌生人中的熟悉者，打破了日常生活重复的节奏，加入了动荡和悬念的乐句，而悬念和不确定性既是异域生活中的真实，也是现代人生存境遇的隐喻，打开了审视自我和人性的新空间……这些小说，犹如一部纪录片，将镜头面向生活的大河，开阔、混沌、丰富，在生活的大河一往无前的流动中，审看着现代人的内心，现代人



边看边聊

以小说之光追踪

王雪瑛

的处境，在异域中人与人的邂逅与交流，遇见与别离。《迷途》的人物设计别具匠心，小说的主要人物是4个女性，她们在各自的城市如不同方向的列车在不同轨道运行，越南吸引着红、莽与燕三人相约同游。燕因为心脏病突发而留在北京治疗，红、莽在越南之行中相遇了陌生的凯瑞，而偶然加入的凯瑞承载着越南之行的核心情节。

《和你一起读卡佛》中哲子和托尼之间，《双面夏娃》中阿杜和关山之间，《烈饮》中哲子和 Will 之间，《瞬间之旅》中楚红和赛姆之间，小说描述了他们互相吸引却又无法真正走近的怅惘。现代人往往在相互吸引中，又彼此戒备着什么，既防备着付出真情被伤害，又担忧着岁月流走生命中留下的空白。

撮下情感在异域的影像，呈现这些异域的故事，是唐颖观察人生，揭示人性的方式，其实也考验着作家的写实能力：上上下下的旅人，沉浸在自己的时间和空间里的米兰中央车站、萨尔茨堡中央车站；炎热的新加坡罗拔申码头，玻

璃墙内灯光迷离的酒店；地上积雪寒风刺骨的北美巴黎蒙特利尔；走过冬春的纽约街头，穿起夏装的人群强烈的释放感；白雪覆盖的中西部城市，洁净寒冷的寂寞中，女主人公对 reading(朗读)的特殊期盼，逼真的城市景观描写与人物内心的无缝对接，这些短篇小说弥散着异域的生活气息和风情。

“短篇”形式适合讲述异域故事，在短篇小说有限的空间里，要演绎有分量的故事，完成情节发展的跌宕起伏，不让读者觉得逼仄狭小，特别需要结构的布局，叙事的艺术。《八月的圣诞节》让我感受到短篇小说高超的叙事技巧。周六的晚上哲子放弃了观看系里放映韩国电影《八月的圣诞节》，而决定赴女友乔伊约请在意大利餐馆晚餐，年过 50 的乔伊告诉了她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与初恋的高中同学在分别 38 年之后的重聚……小说在不疾不徐中展开情节，延宕起伏中流露环环相扣的悬念，故事的叙述节奏游刃有余，小说的布局犹如中国园林的造景艺术，以人工的亭台楼阁，通过借景障景隔景等造景手法，呈现出以小见大，曲径通幽的审美意境。正是在短篇有限篇幅中的开放性形成的张力，丰富而混沌的生活的质感，模糊着真实与虚构的界限特别吸引我。

在上海市紧急启动防控入境口岸疫情输入任务伊始，我受命负责对从浦东国际机场至我区指定集中隔离点的乘客接驳实施护送。没想到，我最大的敌人是瞌睡。

深夜 11:10。接到护送客人的任务，为了防止开车打瞌睡，出发前我还专门续上了几口瓶装咖啡，可是不想发生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接驳入境乘客的车辆是区公交公司的大巴，这种大巴，电车高速上最高限速 100 公里，油车限速 80 公里，我驾驶警车紧随其后，盯着大巴，眼前就像是一面不动的墙。而更糟糕的是，刚出了机场停车场区域没多久，我双眼的上下眼皮便开始不由自主地相互黏合。此时我警觉地意识到，我不能闭眼，也不能停车，我能做的就是短时间想办法克服和征服身体的困倦，于是我努力睁眼，但感觉眼皮闭拢的力量好大，我怎么也使不上劲。短暂的几秒寻思，我选择按响了车载收音机。音乐一起，马上脑子里就是一股清凉。

我从来没有过在高速上开车而眼皮不受支配的经历，这次经历让我对音乐的唤醒能力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其实，类似的情况在我 40 天后参加第三批机场护送任务时，又再次出现了。凌晨 2:30 接驳大巴要出发了，于是我依然续了几口咖啡，便发动了警车。开出机场停车场区域后还算清醒，心想这次自己的状态还算不错，有些欣喜。但尾随 75 公里的大巴，上了高速约 10 分钟后，眼皮又想要罢工了。这次，我毫不犹豫开启了车载收音机，本以为音乐唤醒会有用，但意想不到的，眼皮的战斗力也提升了，从清新风到摇滚风，切换了几种曲风，眼皮还是任性要合拢。

我想到了随身携带的任务保障人员发给我的风油精。必须保持清醒行车的信念，驱使我三五下除二，便把风油精涂在了眼角两侧的太阳穴。经过风油精对太阳穴和眼角的短暂刺激之后，眼皮放弃了抵抗，大脑也终于恢复了清醒。这次完成任务回到机场已是 4:18 了，停好车，仍没有睡意，后来不知不觉睡着了，而被送早饭的朋友叫醒时已是早上 7:36。

信念至上

孙振华

秋分时分 (布上水彩)

唐云辉



换 5 本，她都能读完。她现在能认 300 多字了。”

隔壁中班的班主任听说后，也觉得好奇，把外孙女请到中班去为小朋友朗读童话。外孙女朗读得很顺溜，还得到了她进幼儿园的第一次“奖励”，中班老师奖励给她一根巧克力味的棒棒糖。

外孙女升中班后，老师让她当幼儿园的播音员，朗读各种知识性的篇章给小朋友们听。

我们看外孙女记忆力特别好，原打算在带外孙女时，多教她点知识。女儿却建议我们，不要过早教外孙女形象思维以外的知识。琪琪幼儿园放学后，让她尽情地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注意她的安全即可；回家后，让她自己看电视，画画，对她提出的问题解疑释惑即可。

琪琪在画画时，外婆喜欢教她。外孙女会把食指放在嘴边，嘘，请外婆走开。我在外孙女闲暇时，和她平等对话交流玩游戏，她倒是十分喜欢。其实，和孩子对话，真有一种天伦之乐的体验。有一次，琪琪在画图前，拿出一套彩色笔反“考”

和孩子对话

陆海光

我英语。她抽出一支红色的，我答：Red。她抽出一支绿色的，我答 Green；她抽出一支湖蓝色的，我一下子愣住了，还真答不出。外孙女迸发出一阵可爱的笑声：哈哈，外公，你也有不懂的地方啊？

有一阵子，外孙女还特别

喜欢和我玩“躲猫猫”游戏。每当她找不到我时，我会和她探讨“寻找失败”的原因。一次，我躺在小房间的床上，把被子蒙上，把灯关上，把门开着。她兜兜转转，找了所有我过去藏身过的地方，还到小房间门口张望了 2 次。最后，几乎失望地在客厅里可怜巴巴地呼唤：外公，你在哪里？

我走出小房间，问她：你为什么不进小房间找呢？她的回答也很有逻辑性：因为小房间的们开着，灯关着，黑漆墨脱，我想你不会在里面的——

小家伙可能动画片看多了，居然还懂得“测谎”。大热天，琪琪午觉起来，提出要吃一根巧克力味的雪糕。外婆打开冰箱一看，原剩的 2 根雪糕都没了。于是，对她说，都给外公

七夕会

吃完了。我说，是外婆晚上看电视时吃的，她忘了。琪琪摆出一副“小侦探”的样子说：你们别争了，我来给你们测谎，看谁是谁说谎。她煞有介事地在我们各自的心脏部位听了听，然后“断案”说：外公，你的心跳得很快，你说谎了，雪糕是你吃完的。外婆的心跳得正常，她没说谎。

我们听了她的“断案”，哈哈大笑，夸她是小神探。她谦虚地说：不是，小侦探。

今年 9 月 1 日，外孙女升大班了。老师请她当升旗手，她很自豪，回家问了我们一个很“专业”的问题：升旗时，眼睛是盯着手里的绳子看，还是盯着国旗看？

